感天圖 并附

節孝公

節孝公居家十訓

Carpentier



徐稜長城縣人高麗高宗時不仕養母母發疔腫于頸稜請醫來視之曰若不得生鼃不可救稜時値臘月不得鼃號慟良久醫曰雖無生鼃合藥試之乃熬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墮鐺中視之乃生鼃也醫驚曰子之誠孝感于天天乃賜之母疾必瘳合藥附之立愈

高麗侍中節孝先生徐公居家十訓

扶植三綱

三綱者君者臣之綱父者子之綱夫者妻之綱如綱之有綱綱擧然後目張未有綱不擧而目張者也是故綱在於君故君令臣行綱在於父故父在子不得自專綱在於夫故夫唱婦隨苟能盡此三者之綱則日用酬酢萬變之間事無不擧而爲人之道盡矣傳曰三綱者宇宙之棟樑

惇叙五倫

五倫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常也五者

之有倫人皆有之而鮮能知之人而不知有彝倫則與禽獸奚擇哉是故必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然後方可謂之人矣書曰勅我五典五惇哉

寬以御下

下者我之所使者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祖之於孫叔之於姪兄之於弟主之於奴是也是雖我之所使者也而使之不以其道則有[redacted]慢悖逆之萌而無上下相親之情故必也寬以御之然後吾之令易行而彼之心易得也噫君臣奴主以義合者

也治之以猛則叛父子兄弟以恩爲主待之以嚴則離此御下之道寬之爲貴也傳曰寬則得衆

禮以事上

上者我之所事者也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姪之於叔弟之於兄是也是固我之所事者也而事之不以其道則有僭竊踰分之舉而無上下相安之儀故必也禮以事之然後吾之所行者合天理之節文而可以盡人事之儀則矣噫不盡在我事上之道於今日而責在下事上之道於他日者不亦妄乎茍能常懷所求乎下以事其上不能

也之心則事上之禮盡矣中庸曰爲下不悖

臨喪致哀

喪有親喪方喪心喪之異此則親喪之謂也當父母永訣之日爲人子傷痛之情固出於至誠之中而雖不欲不哀自不容不哀者也彼何人斯欲短喪者有之不奔親喪者有之臨喪食肉者世多其人其傷風敗俗欲同人道於禽獸者不亦悲乎此致哀之訓所由作也致哀之實詳於朱子家禮苟從是中而求之則喪制盡矣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以愚意妄有折衷於朱子之制曰夫臨喪哭

泣者非爲人聞見而然也非要譽鄉黨而然也盖
哀痛之誠心由中達外不能自抑而發於聲音者
也而其曰哭擗無數曰哭無時曰哭盡哀之訓雖
爲末世薄行之人視親喪如視路人之死少無哀
戚之心葦而教之者也然同爲人後而同承是訓
者寧無愧乎朱子待後人之意似乎薄也卒哭後
蔬食水飲之訓以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之
之禮言之也而今世之人不從是制或遲六七月
或經八九月甚者或過朞年而後葬之者多矣此
等之人雖不足誅而其中亦有勢有所使而不得

以爲之下當更有以字

不遲留者也必待卒哭而後蔬食水飲則氣弱之人恐不保終也愚意以爲吾氣之壯弱爲候氣若小壯則雖三年歠粥可也氣若衰弱則何待卒哭而進食也水則雖死之日飮之無妨且卒哭云者卒其哭泣之謂也又於小祥後止朝夕哭者何也夫哭一也而其始卒之者卒其何哭朞後止之者止其何哭也以今思之則卒哭之卒者卒其無時之哭也朞後之止者止其哭奠之哭也而雖曰教後人節哀之訓然愚意以爲三年之內哭不可卒而哀至則哭氣乏則止三年後卒之可也再朞後

飲酒食肉復寢之訓則傳註者以禫祭下所書之
文誤於大祥下錄之非朱子之制也粟樸馬裹鞍
出入之訓則本爲無賴喪人不得已可行處則如
是可也云云而今世之人藉以爲法褰肥衣輕擧
無忌憚甚不可也喪者之笠制本非文公之禮也
而創成新制著爲恣行之資此亦不經之大者也
大抵成服後始飲饘粥卒哭後蔬食水飲小祥後
始食菜果之訓蓋食飲者軀命所關雖不可不食
而又恐其飽食忘哀故飲之食之使之有節而今
世之臨喪者非徒內無哀戚之心而不從禮制於

祭當作制

外貌飽暖自若譫浪笑語不謹喪事專治家產者
舉皆然不特此也耳聞癘疫之在隣鄉目見妖
怪之接於草木則恐爲鬼祟樂爲禳祭無所顧念
居然自得甚者沉湎酒色氣因不調則必曰吾病
若此從權用肉然後可以全生可以終祭云者人
人皆是呼沉湎酒色之病可以用肉止乎癘疫妖
怪之神果爲靈也其可免禍於己親之賊子乎先
儒所謂何代無賢者此也此固不足道也而間有
賢士大夫推禮文是從徒有執滯之心拘於歠粥
水飲之節不知變以通之以至於傷生殞壽者間

亦有之故愚於喪制之禮飲食之節區區致意而
妄有僭逾之說也噫過哀傷生不終三年之制者
雖曰不可而觀過知仁猶之可也居父母衰絰之
憂無人子哀痛之情而侈衣珍食慱奕飲酒無所
不至嗚呼彼亦人也而是何心哉昨日在堂言笑
而今也不言不笑一隔幽明更奉無路吾父吾母
之死吾若不哀則誰復記念於萬一乎思之至此
寧不痛憫嗟爾小子尚宜愼哉

當祭致敬

祭有天地山川祖考之別此則謂祖考之祭也當

一本是下有其字

祖考來格之日為子孫孝享至誠所不能容已於其間者也而自世降俗偷以來禮廢前經行違聖教謂祭無益者有之謂敬不足行者有之儀不及物者滔滔皆是此致敬之訓所由起也致敬之實詳於周公之制禮苟從是中而求之則祭儀盡矣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持心以公

心者萬化之本源而一身之主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心也出入無時莫知其向者亦心也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者是本體之正而一有外物之交

蔽則其中則遷操之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欲其操而存之持而守之故其曰存心其曰盡心其曰養心其曰守心之訓可謂至矣然心無形躰而其於曰存曰盡曰養曰守之教有非初學之士所能用功處故愚敢以公之一字爲持正之要擬作初學之指南也盖公私之心人所同有而人所易知故也先儒曰心公理得

處事以義

事者人心之裁制而日用之萬變也然凡事不可預期而有可重可輕亦不可一定而有可進可退

能恐當作得

之兩端苟不善爲吾心之制而酌之則安能事之宜而處之詳乎處之苟得其宜則凡爲動容周旋之間可以去可以就而得其去就之義可以行可以止而得其行止之義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事無不中而君子之能事畢矣此處事者以義之爲貴也子曰義之與比

教子以正

正者公平中直之名也公平中直之道宜無處不用而必於教子爲先者何蓋人爲善爲惡者非天之降材爾殊也特以蒙養不端習與性成之所致

也是以教之以正則學公平正直之行而為孝悌忠信之士教之以不正則學偏僻側媚之行而為奸猾頑暴之人而止耳先儒云長益浮靡者豈歟余哉易曰蒙養以正聖功也

待人以恕

人者對己之稱以指喻指之非指天地本為一指以馬喻馬之非馬萬物本為一馬則可以知推己之道矣是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後待人之道得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矣

歲在龍蛇間余丁内艱居廬在外親戚之

一本學下有者字輩下有頗有亭

子弟多有來學而其中年少輩不知禮制者故余作爲是文而教之縱不得行之於邦國猶可驗之於一家縱不得傳之於後世猶可教子孫則未必無小補云

鰲城徐稜書

高麗侍中節孝先生徐公碑銘并序

孝者人道之大經自隆古以來見於孔子刪正之書以爲法者两人在書曰君陳在詩曰張仲孝友後世嗚呼尠矣今有人焉一國之人皆稱之爲孝子則固一國之善士若鰲城徐公殆其人歟公諱

稜字大方弱冠擢大科仕高麗安孝王之朝官至侍中天性至孝解官歸家專心奉母是循安仁賦閑居之意也母發項疽迎醫視之醫曰若不得生鼃不可治公曰當此沍寒豈得生鼃母疾殆不可爲已號泣不已醫曰雖無生鼃可姑合藥以試之遂熬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墜鼎中視之乃生鼃也醫驚曰子之誠孝格天天即賜之母疾必瘳於是更爲劑合貼患處立愈事聞旌閭迄今數百載猶不廢見之者莫不咨嗟感激知事親之必盡誠其激立民志裨補風敎亦如何哉嗚呼上天之

載本無聲臭之可求而茲心能一則感應如響至於斡造化而迴天機吾於節孝公見之公著居家十訓實羽翼乎呂氏鄉約之書其所學之正又如此然國史所傳只記其孝而不及於學豈非韜真晦光惟務自厚而流俗不知之故歟公于五世孫曰荃服義思孝無替家風懼歲月滋久德音或湮頹斲堅石僝辭紀美建諸舊閭之上以圖不朽於無窮屬余銘之余既慕徐公之德且嘉荃之眷戀不以鄙拙辭遂爲之銘曰

於休先生盡孝承親非性之揉實出俞真毋疾

無纍號天而泣霜雪旣降坏戶咸蟄有誠必感
天旣斯申錦襖皤腹妙劑通神壽康而悅慈顔
復春玄造寘寘孰識其機秉心無二天亦不違
懿乎其純卓乎所履故里不改山崔水瀰令聞
永振吁嗟曷已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
事朴淳撰
從仕郎靖陵參奉白光勳書

先祖節孝徐先生諱稜字大方仕高麗高宗朝位
至侍中性至孝棄官養母母發項癰冒雪致蛙有

格天感神之效事聞旌閭至今不廢先生嘗著居家十訓曰扶植三綱惇叙五倫禮以事上寬以御下臨喪致哀當祭致敬持心以公處事以義教子以正待人以恕凡十條而皆自疏之字僅四十而修己治人之道極盡無餘於臨喪一節又三致意焉當戰鬪利祿之時而孝德學問乃如是可謂卓然不羣不爲習俗所移諡曰節孝豈不宜哉子俊金紫光祿大夫大保大將軍孫敏卿檢校上將軍曾孫廷肴丙子登科自四代世歷千牛衛上將軍洪贇精勇衛大將軍仁朝至六世元節資正大夫

版圖贇中跋十訓今在卷中七世永桂八世天亮
并奉翊大夫知密直事至九世湜中正大夫鎮安
監務論居喪節次亦在卷中有三子曰華曰紘曰
寬華之子興祖子景昌生貢子忠老子希益生貢
子後積乃得十訓於家藏中出之十訓之行于世
始此十一世孫慎紘子也生一子曰子建宣教郎
生四子曰禹績原從功臣宗簿至簿曰禹勳曰禹
寧進士六載居廬誠孝盡禮有祖父風曰禹甸內
禁衛至十四世孫曰箕其壽績子也善居喪謹祭祀
克肖其德曰台壽甸子也曰哲寧子也箕有三子

或字疑衍或當作噫

曰荃內禁曰蘭曰薰台有二子曰益男濟男於苑生皆十五世孫曰應春應秋荃之子也曰應福薰之子也寬之子仲輔居松都位至奉正大夫其子孫今在延白兩邑立旌碑彰其德者荃實主之成碑之興廢無常訓之顯晦有時繼自今爲子若孫果能訓先祖之訓志荃孫之志使斯訓斯碑家藏而誦永建而不替乎凡我同宗盍亦發勉十四世孫成均生員台壽謹誌

生 成均生員趙億世書篆額

萬曆六年五月日立